

日本的宗教 与历史思想

——以神道为中心

刘岳兵 主编

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Selected Studies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大室而令取其頭之氣故余見其頭者吳公笑在於是也
取半之太實與赤土授其美故昨破其木實合赤土唾出者其
神以為昨破吳公唾出而於心思憂而寢余據其神之語其室每
根結著而五百引石取室其室戶履其妻一

即取持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的宗教 与历史思想

——以神道为中心

杨建民 著

日本思想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日本的宗教 与历史思想

——以神道为中心

刘岳兵 主编

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Selected Studies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刘岳兵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1

（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ISBN978-7-201-09051-1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神道-宗教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B9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3582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字数：420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69.00元

编者的话

以“神道与日本文化”为书名的集子，国内已经有两本，一本放在“日本思想文化研究丛书”中^①（以下简称“第一集”），一本放在“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中^②（以下简称“第二集”）。还有一本日文的《中国的神道研究》^③（以下简称“第三集”）。这本《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可以算是第四本“以神道为中心”研究日本文化的集子，侧重的是“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方面。编这个集子的原委及其与前面三本集子的关系，事关新时期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学术史发展历程，我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有义务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明。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专门从事日本研究；从事日本研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想到要研究日本神道。从不起眼的个人经验谈起虽然觉得惶恐，但是学术发展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发展一样，不就是许多起眼不起眼的人物因缘际会交织而成吗？我对日本神道感兴趣是从 2001 年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以后开始的。到任后不久，王勇所长任命我为该所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这是我在大学里从事学术工作的第一个“官职”，虽然没有红头文件的任命

① 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

② 崔世广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③ NPO 法人神道国际学会企画、王勇 + 中国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編集：《中国における神道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研究論文コンクール受賞作品より》（神道国际学会設立 15 周年記念出版），東京：有限会社国際文化工房発行，2009 年 10 月。

书，但我非常珍惜，甚至激动地写进了我第一本日本研究著作的“作者自述”中。当时该所与日本的神道国际学会合作，有两个主要的项目，即举办“日本思想文化讲座”和每年一次全国范围的“日本思想文化优秀论文评奖活动”。而为了这两项活动，神道国际学会理事长梅田善美先生（1933—2010）和夫人梅田节子女士几乎每年都要来杭州两次，这两项活动的开展和梅田夫妇的接待工作，当然就是我这个研究室主任的责任了。关于国际神道学会及梅田善美先生在新时期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这个学术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上述第一集和第三集中都有相关文字介绍^①，而这两本集子都是由上述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获奖的有关神道研究的成果结集而成的。这些文章是我在浙江大学工作三年间（2001年8月至2004年8月）的相关获奖论文，其中每一篇从募集、初选、送审，到最后发奖，我都亲历过（其中一部分收入“第一集”）。这时神道对我而言虽然只是一种“事务性的工作”，但是通过这种工作，我除获得了一些相关的基本知识之外，还直接接触到了日本的神道研究者、神道理解者、以神道为媒介的社会活动家，甚至以前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神社的宫司（相当于佛教寺院的住持）等神职人员，而且知道有些宫司同时也是大学的教授。当然最大的收获是我在与梅田夫妇的交流过程中建立的深厚友谊。特别是这位不吃鱼而爱吃肉、爱喝红酒，性情温厚、具有长者风范的梅田先生，说不清他是以一种什么魅力吸引了我，与他们在一起，我感到自然惬意。

与梅田夫妇的深厚友谊没有因为我工作的变动而中断，反而在我2004年调回南开大学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王勇教授的促成下，开出了新的花朵，这就是从2009年开始与神道国际学会合作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开办“日本思想文化讲座”。这个讲座于5月19日举行了开讲仪式，明确了讲座的宗旨在于加深对日本思想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学术交流，从而深化中国学界对日本思想文化的研究。讲座的内容计划以“神道文化”为主，期待以此能够使听众对日本神道的思想文化背景与内涵有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王金林先生作了第一讲“神道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呼吁年轻的日本研究者重视日本神道研究。通过主持这一讲座，受到老一辈日本研究者的感化，我开

^① 此外，王宝平的追悼文章《中国的神道研究の立役者——梅田善美先生》（载日本思想文化研究会编《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4卷第1号的“梅田善美先生纪念特集”，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编，2011年1月）对此有具体的说明。

始觉得应该将神道研究作为一项事业来做。

同年 10 月 27 日，梅田夫妇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访问，并以“神道在日本人生活与宗教中的作用”为题，通过图片和影像资料，夫唱妇和，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精彩报告。报告会之后，李卓院长授予梅田善美先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顾问教授”、梅田节子女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的称号。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以后每一年都可以听到，当时我向梅田先生提出了五年之后为讲座出一本论文集的构想，得到了梅田夫妇的赞成。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与梅田先生的这次离别竟成永诀。2010 年 11 月 29 日，梅田善美先生去世了。从梅田夫人那里传来这一噩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就在两个月前的 9 月 19—20 日，在梅田先生和王勇教授的推荐下，我第一次以研究者的身份参加神道国际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活动（“神道国际学会第三回专攻研究论文发表国际大会”）时，梅田夫人还乐观地告诉我们梅田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之中。梅田先生参与创设的“南开日本思想文化讲座”刚刚起步，我本人也因为受其启发而刚刚萌发神道研究的专业兴趣，因为梅田先生的离世，我们忘年之交的意义也超越了个人之间友谊范畴而具有了某种学术史的性质，正是这种超越使得个人的兴趣转变成了一种对学界的责任。对这种超越寄予最深切的同情与理解的不是别人，正是梅田夫人。梅田夫人决定设立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简称南开大学善美基金）的义举就是最好的说明。2013 年 6 月 4 日梅田节子夫人与南开大学签署的《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章程》中记载：

日本友人梅田节子根据其丈夫、原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原神道国际学会理事长、已故梅田善美先生的遗愿，决定将其部分个人财产用于资助日本文化研究，设立了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

梅田夫妇（以下称捐资者）基于对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及该院刘岳兵教授的长年的信赖，以推进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为目的，从“善美基金”中给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捐赠一千三百万日元。

南开大学理解捐资者的意愿，在校内设立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以下称南开大学善美基金），设置管理委员会。

这本《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就是在南开大学善美基金的资助下得以出版的。

这本文集中的作者大多是 2009 年讲座开设五年来（2013 年为与 International

Shinto Foundation, Inc. 合作, 特此致谢) 的报告者, 这里所刊载的论文, 有些是在当时的报告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 有些是应编者请求, 报告者所提交的与神道有关的学术论文。其中郑显文、江静两位先生的论文选自第三集《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 这里的中文版是两位先生提供的。与张大柘先生虽然至今尚未有谋面之缘, 但是很早就有联系。记得是在 2005 年, 某辑刊委托我组织一个“东亚宗教”方面专栏的稿子, 我知道张先生是日本神道研究的专家, 便辗转通过电话找到张先生, 这篇稿子就是那时候得到的, 后来该文收入其大作《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中。现征得张先生同意, 收入本集, 留作纪念。神道国际学会原会长藁田稔教授的论文曾收入上述第二集的《神道与日本文化》, 因为作者在本讲座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 征得作者和译者同意, 再次收入本集。本人的论文是“神道国际学会第三回专攻研究论文发表国际大会”文章的母版, 初次在此领域亮相, 再放在这里, 敝帚自珍吧。其扩展版也收到上述的第二集中了。

经过整理编辑, 18 篇论文依次分为“特稿”(1 篇) 和如下三个栏目: “神道与日本思想文化综论”(4 篇)、“神道的历史原典与基本概念论”(7 篇)、“神道思想文化史论”(6 篇)。其中, 中国学者(包括在日本任职的) 论文 11 篇, 占 60% 强。在本讲座或本集编辑过程中, 中国学者或其论文的选择, 我们有比较大的主动性和计划性, 能否反映或代表中国学界的日本神道研究水平, 请读者评定。目前中国的神道研究, 从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学科分野来看, 大而言之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侧重从哲学思想方面进行研究, 王守华先生是其代表。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的特征时, 将“神道哲学思想研究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放在第一位。^① 这样总结自有其道理。本集有幸约得王守华先生的大作《我的日本神道研究之心路》, 作为“特稿”置于卷首, 其珍贵的学术史意义自不待言。此外, 我觉得还有一种类型也值得重视, 那就是侧重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王金林先生是其代表。当然这两个侧重面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一些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希望综合两者之长, 尚处在艰难的范式转换的途中。但无论如何转换, 基本的史料、原典解读都是研究的出发点, 只有走好这坚实的第

① 牛建科:《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 30 年综述》, 载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第 383 页。

一步，包括神道在内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才能开出新生面。来自日本的学者中，有一部分是神道国际学会派遣的，当然也有我们自主邀请的。不管是哪种方式，希望在这里所有的论文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当然这只是编者的愿望，做得如何，只能由读者评定。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还编入了吉川弘文馆《国史大辞典》中的两个相关词条：“天皇”（家永三郎）和“神社”（藁田稔）。译者对相关词条内容做了详细的注释。

以上主要是对书名《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中的副标题“以神道为中心”的说明，这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这本集子还有一个配角，即“小特集：史学史与日本思想文化”，也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编辑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国日本史研究界对日本史学史（尤其是日本古代史学史）研究基础的薄弱。这种薄弱，与我们日本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也不无关系。应该看到，在介绍、翻译日本史学史的著作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日本史学研究者功不可没^①，如沈仁安、林铁森翻译的坂本太郎的著作《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新生等翻译的永原庆二的著作《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近年来，一些研究生也开始以日本史学史作为研究对象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可喜的信息。在百年之前，内藤湖南就在京都大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的课^②。据说中国一些大学近年来不仅日本史专业开设了“日本史学史”的课，而且有的学校在中国史学科也开设了涉及“日本史学史”内容的课程。100年的距离虽然遥远，但毕竟我们也已经起步了。这个“小特集”里收录的两篇文章都是中国史学研究者论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一篇是中国学者的最新成果，一篇是80年前日本学者的旧作。对照之下，不知读者有何感想。实际上，这个小特集之所以收录这三篇稿子，完全是出于编辑的方便。

2008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学史专业的乔治忠教授带领孙卫国教授和我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日本及朝、韩史学发展比

① 早在1964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已经出版了北京编译社翻译的《日本史学史》（【日】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八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

② 内藤乾吉在《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例言》中说：“著者在大学曾经前后三次讲授‘中国史学史’。从京都大学现在尚存的授课题目来看，第一次讲授是在大正三年至四年（1914—1915）”。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较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770097),成功立项。我被委任收集和整理日本史学史相关资料,这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之所以阅读和学习《神皇正统记》、翻译中山久四郎的论文也有这样一个背景。乔老师还要求完成一篇至少5万字的“日本史学史概论”性文字。要高水平地完成这项工作,即便给三五年的时间能静下心来专门从事,也未必能做得好。编者之所以不揣浅陋,将什么都算不上的部分读书笔记拿出来刊登,只是想告诉读者:哦,还有人在关心这一领域。如果能为这方面的专家树一个值得批评的靶子以打破长期的寂寞,能为摸索中的独行者提供一点继续前进的正能量,或者能够为正在苦于选题的青年学子提供一种参照甚或能够引起某种兴趣的话,那还有什么顾忌的呢?或者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出一本以日本史学史唱主角的特集,那么今天的配角中哪怕有一个小丑,又有什么关系呢?宋成有教授痛感“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推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著作”,感叹“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著作,至今依旧是千呼万唤不出面”。并紧接着指出:“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个课题依然会既是一个寂寞的学术空白点,也是一个富矿深藏的创新点。”^①这是一个在日本史这块园地耕耘了几十年的值得尊敬的长者的深情告白,绝不可当耳旁风等闲视之。中国日本史研究目前面临两大瓶颈,即史料的瓶颈和理论的瓶颈。两者不能分治,必须兼攻。原典意识的强化和方法论的自觉,只有打成一片,才能别开生面。宋先生这里强调的是后者,而如何去开采这个“富矿”,我想史学史研究或许是一条捷径。理论或方法本来就是历史地形成的,还原的过程也是启新的过程。人为地剥离,则两败俱伤。不光是日本人自己怎么研究日本的历史,中国人研究日本史的历史、西方人研究日本史的历史,都是探讨日本史研究理论创新或方法论自觉的抓手。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下套”,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这样做。大家肯定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集子还有一个名字,叫“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初集。既然这样叫,当然就期待着有“续集”。我在给南开大学善美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信中这样说过:在目前的体制下,论文集虽然什么业绩也谈不上,但是从学术发展的长远眼光看,只要编得好(包括选题与文章质

^① 宋成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演进30年综述》,载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量等)，相信自有其意义在。而且，从回报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在纸质的正式出版物显著位置有所标示，也是一种最有效且乐于接受的方式。这种眼下业绩上的“无用功”，我觉得可以不定期、但有计划地做。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或默许。要“编得好”，谈何容易呀！既然想虽“不定期，但有计划地做”下去，当然也希望这个“续集”不要拖得太久。

2014年8月1日

于鱼鳶堂

目 录

特集：神道与日本思想文化

特 稿

我的日本神道研究之心路……………王守华 3

I 神道与日本思想文化综论

日本文化中神道的作用——过去·现在·未来

……………梅田善美 著 占才成 译 刘雨珍 校 29

神道与日本人的生命观……………茵田稔 著 崔世广 译 38

从神话看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岩泽知子 著 周晓霞 译 51

神明裁判与日本古代的宗教信仰……………郑显文 60

II 神道的历史原典与基本概念论

《古事记》之中日宗教思想接触研究……………冯良珍 81

神祇令研究史及今后的课题……………岛善高 著 王 凯 译 116

“皇国史观”与宋代儒学的思想纠葛

——以《神皇正统记》为中心……………刘岳兵 128

从《妙贞问答》到《破提字子》

——17世纪前期日本宗教思想界的徘徊……………李小白 141

《神典》前史……………岛善高 著 王 凯 译 153

东亚视野中的天皇词源……………王 勇 著 杨立影 译 169

中国“神道”释义……………江 静 184

吉川弘文馆《国史大辞典》中的两个词条

天皇 家永三郎 著 朱奇莹 译注 195

神社 藺田稔 著 王 萌 译 220

III 神道思想文化史论

从律令、中世武士法看神道与“王权”的关系 王金林 225

中世神道思想的形成

——基于从古代到中世的思想展开 佐藤真人 著 王玉玲 译 238

日本“京学派”神道叙事中的朱子学 韩东育 246

“大日本史完成者”栗田宽的神道观

——明治国家形成期的水户意识形态 陶德民 著 刘晓军 译 256

日本“国家神道”思想体系解构 张大柘 283

靖国——关于战后的天皇与神社 约翰·布林 著 王玉玲 译 304

小特集：史学史与日本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及其学术启示 乔治忠 319

朱子纲目史学在近世日本的影响 中山久四郎 著 刘岳兵 译 334

日本史学史读书札记（古代·中世部分） 刘岳兵 350

后 记 387

特 集：

神道与日本思想文化

我的日本神道研究之心路

王守华

我是学哲学的，毕业后从事日本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关注神道，90 年代以后，又以较多的精力关注神道研究。在当今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宗教与无神论归属于哲学学科，所以从道理上讲，研究日本神道思想与研究日本哲学不无关系。但是，毕竟自己的主业是研究日本哲学，研究神道属“旁门左道”，所以，对于自己如何会关注并开始研究日本神道的并没有认真地梳理过。2010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应组织者之邀，我在会上作了“神道的自然观和环境保护”的基调研报告。在会议的综合讨论中，南开大学的刘岳兵教授对我提出了“中国的神道研究的状况”的质疑。由于时间关系，当时未能详细地回答。会后，该所文化室的赵刚先生为建立我国神道研究的资料库之需，向我索要我的神道研究成果。由此，我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研究神道之心路与所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一、为什么要研究神道？

（一）“一个民族怎么可能会没有自己的哲学呢？”——由学习和研究日本哲学而切入学习和研究神道

1956 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1949 年之前，我国有 18 所大学设有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于 1952 年对全国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将全国 18 所大学的哲学系全部调整合并到北京大学，所以，从 1952 年起，全国只有北京大学设有哲学系。虽然从我进入北京大学的当年（1956 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也设立了哲学系并开始招生，但鉴于师资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只能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而北京大学哲学系，由于集中了原 18 所大学的师资力量，除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以外，还

开设许多关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及唯心主义哲学的课程，如郑昕教授（哲学系主任）的“康德哲学”、冯友兰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中国哲学史”、洪谦教授（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维也纳学派哲学”、方书春教授的“古希腊哲学”、朱谦之教授（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的“日本哲学史”等。我对东方哲学感兴趣，选修了朱谦之教授的“日本哲学史”和黄心川先生的“印度哲学史”。

在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影响控制着中国大学的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讲坛。即认为哲学史是研究唯物论、辩证法的萌芽及其发展历史的科学。而唯心论、形而上学等被排除在研究主体之外，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在我学习中外哲学史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讲义、书籍（如苏联科学院编写的《哲学史》五卷本）主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我在学习日本哲学史的过程中，读到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中说“日本无哲学”时，心中顿生“一个民族怎么可能会没有自己的哲学呢”的疑云。经过反复仔细的研读，兆民的意思是，在古代日本靠移植中国哲学，近代靠移植西方哲学，日本自己没有像古代中国那样的哲学，也没有像近代欧洲那样的哲学。因为兆民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曾留学法国，主要受法国唯物论的影响。他的“哲学标准”依然是西方的“哲学标准”，即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依这种观点看来，非但“日本无哲学”，就是整个东方恐怕也无哲学。这样，就不难理解兆民所说的“日本无哲学”的真正含义了。然而，依然不能解决我关于“一个民族怎么可能会没有自己的哲学呢？”的疑云。于是，在学习日本哲学史的过程中，我企图从中寻找出日本自己的传统哲学。

大学毕业（1961）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东方哲学专业研究生，跟随朱谦之先生学习、研究日本哲学史。这为解决我的疑问创造了条件。朱先生的《日本哲学史》中有一章“日本精神哲学”，讲国学家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的哲学思想。这些人在神道里属于“复古神道”派别。难道他们的哲学思想就是“日本自己的哲学”？在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得天独厚的图书资料条件，我阅读了大量资料，发现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不完全是日本自己的传统哲学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佛教、儒学、基督教甚至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而在他们之前，日本哲学思想史上还有山崎暗斋（垂加神道）、吉川惟足（吉川神道）以及藤原醒窝、林罗山等人的“神儒结合”的神道思想。再往前还有空海和最澄（两部神道和天台神道）的“神佛习合”的神道思想。而在他们之